

# 梅臺思親

蔣 經 國

蔣院長經國先生在總統蔣公逝世週年紀念日，發表「梅台思親」一文，海內外讀者爭相傳誦。本誌應讀者之請，特將全文轉載，俾便永久保存。按梅台地址在桃園縣角板山，上有小亭，蔣公生前所常蒞臨休憩，現已由蔣院長名為思親亭。蔣院長今年三月八日在思親亭靜坐，隨後到慈湖守靈，寫作此文，以志哀思。

編者

## 不盡的哀思

今天下午，獨自靜坐角板山梅臺，遠望重山，曲溪深澗，明滅可見；近處的小河縈迴，波平似鏡；對岸的綠林叢樹，倒映水中，如畫亦如詩，夕陽西下，山風徐動，內心一年來的哀思、悲痛、對國家的責任。對世事的憂念，這時都湧現交織。回想就在這梅臺一角，常侍父親小坐，父子聚談的情景，歷歷有如昨日，但是今天青山依舊，而我已失慈父。在這裏不遠的慈湖陵寢，父親寧靜安息，將近一年，國人的追念、世人的崇慕、家人的哀感、為子者椎心泣血之痛，却與日俱深。

這一年來，懷慕父親健在時種種，尤其兒時依違膝下之情，長時趨庭承訓之狀，都髣髴如在夢中；而母親當父親之大去，內心創痛之深，更是無法以文字形容，加以多年來積勞致疾，不得不懷着憂寂的心情，出國稍作治療，於是更加重我思慕親情和空虛寂寞之感。

父親易簀之際，大雨泣血，狂風悲號，真所謂風雲異色，舉世同悲。四月九日由榮民總醫院移靈到國父紀念館，沿途設路祭者一千二百多處，民衆羅列不下一百五十萬人；四月十六日奉厝慈湖，設路祭者二千七百多處，沿途民衆瞻仰號哭者有兩百萬人之多；停厝國父紀念館期間，日夕鶴候瞻仰遺容者每日達五十萬人；海外回國致祭者有一百二十多個僑團和數萬僑胞。自去年四月十六日到今年三月間，到慈湖謁陵的中外人士、各界民衆以及匪區奔向自由的人們，累計達八十餘萬人；國人對於領袖崩逝的悲痛，不止是表現於瞻悼泣奠、野祭巷哭的沉哀，而特別是表現在精誠團結、銜哀奮勵的行動。今天領袖雖然已經安息，默默似無聲息，但是慈湖所發射的光和熱，透入了每一個人內心的深處，發揮了洪大的有形、無形的民族力量。一年來，正是這股力量，使我們在沉哀之中重新振奮起來；正是這股力量，使我們在心理上失去憑依之際，衝破了週遭的重重橫逆；正是這股力量，使我們在浮動之中安定，在安定之中持續進步。慈湖這一青翠、潔樸、安謐、靈秀之地，已成爲了剛毅的、堅強的、奮鬥的象徵，也成爲了反共的革命的精神的堡壘。

## 兩位時代革命偉人的傳承

下午五時，離開梅臺，走向慈湖，途經八結，已近黃昏，一羣農友荷鋤負犁，由田間回家，道旁小憩，相遇閑談，他們對於春來雨水的充足，有一份自然的滿足感，在他們的臉上、手上和腳上，看得出終年辛勞的痕跡；從他們流露的神情，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樸實敦厚。每當看到農友們，我總有一層內心的特殊感受，負責行政的人員，固然不可忘記農村辛勞的一羣，就是我們一般人的「一飯一食」，也不可坐享其成，而當思其來處不易。

和農友握別，信步前行，不遠的高處，竹林蒼翠，鐘聲傳響，慈惠宮座落叢篁小徑之間，這是八結農村中一座紀念親恩的小廟，門前一副對聯，上聯有句「慈親懷兒女，暮鼓晨鐘催覺醒」，初讀此句，倍覺惕然。小坐片刻，晚意添涼，殊有感觸。我生平從不勸人作離塵出家之想，但對任何宗教，都懷着虔誠的敬意，因為宗教都勸人為善，也助人為善，而且宗教更是要使人定心澄慮，各安其生。不禁聯想到我們三民主義的理想，原也就是生活條件的豐足和精神生活的寧靜，於是又聯想到 國父和 領袖，都是來自農村，都是以畢生之力，謀求國民生活的安足，而且也都是以偉大的革命人格，引領着照耀着我們來創造理想的人生。

從歷史來看， 國父和 領袖實在是為中華民族這一時代而生的承先啓後的革命偉人。 國父和 領袖的時代，一方面是正當西方文化激烈變化、而東方文化面臨衝擊的時代；一方面又正當資本主義蛻變、而共產主義蔓延的時代， 國父和 領袖都懷着對國家民族、對歷史文化深厚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責任感，所以 國父承繼文化的道統，規撫西方的學說，開啓三民主義的思想，領導國民革命； 領袖繼志承烈，發揚了三民主義的思想，而繼起領導國民革命。兩大革命偉人終身奮鬥的就是要造成一個忠孝仁愛、信義和平、勤勉奮發、莊敬自強的三民主義新社會。 國父思想可說是突破時代的，而 領袖革命的反共的遠見睿智和堅毅，尤為同時代的人所不能及。 國父曾經讚譽 先祖妣王太夫人之教督 領袖是「守經達變，如江河之自適，山嶽之不移，」引申來說，這句話也正可狀述 領袖的革命一生。「守經達變」，是 領袖篤守歷史文化的大經大道和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，通達古今之變，明察當前的世局，遠矚光明的前途，而闊大的襟懷和志節，浩浩乎「如江河之自適」；堅守立場，操持原則，把握方向，堅強領導，更是如「山嶽之不移」。 領袖所持以自勵的就是「獻身革命，效忠民國，時懷 國父繼續努力之遺教，久受國家弔民伐罪之付託」，要「既為革命而生，自當即為革命而死」。 領袖的精誠志事，可說是 國父後第一人。而 領袖仁政愛民，確是畢生貫徹。 國父和 領袖兩位時代革命偉人的遺愛，真是溥及千秋萬世。

## 在奮鬥中的信心

在追思先德之時，不禁想到革命的艱難，然而又想到歷史原是人類奮鬥的軌跡，世人堅強的奮鬥，就能開闢一條使自己走向勝利成功的大道。

過去的這一年，可說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短兵相接戰鬥最激烈的一年，從表象上看來，由於中南半島越南、高棉、寮國的相繼淪陷，共黨勢力的加強滲透非洲，共產主義似乎是一天比一天膨脹；但是正由於世人對於共黨勢力膨脹的警覺，於是有着各種不同程度的反共、防共、堵共的行動，也由於我們中華民國一年來在悲痛之中所表現的安定團結、欣欣向榮，擴大了三民主義建設更進一步的成效，而形成了三民主義自由、民主、繁榮和共產主義極權、暴政、黑暗的強烈對比。換句話說，在實質上，今天正是三民主義道長而共產主義道消的契機，實在也就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激烈戰鬥而扭轉形勢、開闢大道的關鍵時刻。

今天人人應當相信，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戰鬥，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。理由非常簡單，經過一百年（馬克思為「資本論」到現在），社會的進步和政治經濟的發展，證明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，是不適於人性的，任何的修正主義都挽救不了它的失敗；經過五十年（俄共政權成立到現在），社會制度的變遷和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，證明馬列史毛的共產主義，根本是世界的禍根亂源。而以謀求全人類和平幸福為鵠的，要求國際地位平等、政治地位平等、經濟地位平等「畢其功於一役」的三民主義，才是世人在物質層面、精神層面都能安身立命的歸趨。這就是說，時至今日，人類對於鬥爭的厭惡，人性對於自由的希求，使共產主義已到了迴光返照的階段，所以領袖指出：「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屠場，法西斯主義是人類的墳墓，而資本主義也已經鑽進了牛角尖中，只有我們 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才能真正的為人類指出一個新的方向，描繪出繁榮康樂的遠景，使人類免於匱乏，免於恐怖，免於鬥爭。試問共產主義這道撕裂了的邪惡魔咒，它能抵擋得住人性的覺醒？抵擋得住我們二十世紀三民主義的主流麼？」再也沒有比這一段話更加透徹而深刻的了。

看起來，今天整個世界都在激烈動盪的變化，毛共內部更是不斷的在變，而且愈變愈激烈，尤其周匪恩來死亡以後的最近兩個月以來，它不僅陷於匪軍和匪黨、匪軍和民兵、老匪軍和新匪軍、「文革派」和舊勢力派……更大的相互鬥爭之中；並且陷於更深的「以階級鬥爭為綱」、清算「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」、「對現代化思想鬥爭」、「反資產階級法權」、「反右傾翻案風」……的二次「文革」交替的反覆的鬥爭之中，整個匪區已成爲打亂了陣腳、打亂了步驟、打亂了章法的混亂狀態。試問那一個戕害人性、殘民以逞的暴政可以長久維持？那一個自相殘殺、不斷內鬥的政權可以長久存在？所以毛共內部的變，是走向加大加深其危機的變，是走向崩潰、走向滅亡的變。

但是現在世界雖然在變，共產集團在變，尤其毛共內部在變，唯一能安定而不變、屹立而不搖的，就只有我們秉持 國父遺教、奉行 領袖遺訓、同仇敵愾、萬衆一心的臺澎金馬復興基地。這不變不搖的是我們堅定的人心，是我們和國家命脈、民族歷史血肉相連的人心，是與 國父和領袖兩位革命偉人神人相契、感應互通的人心。有這不變不搖的人心、奮鬥不懈，我們自然能够打得開一切的難關，衝得破所有的橫逆，毛共暴政一定滅亡，大陸河山一定光復！

我對於民族的未來、文化的復興、國家的前途、父親的遺志，有着如此的信心。

## 永恆的追念

由梅臺回到慈湖，漫步湖邊小徑，春水拍岸，蟲聲唧唧，野火明滅，倍覺靜寂，山坡上有青竹數叢，高樹數幹，往日父親小住慈湖，黃昏多來此散步，這勁直不偃的青竹，正顯示父親的清風亮節；參天挺立的樹幹，正象徵父親剛直持正、一柱擎天的氣象和德性。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年復一年，世事變遷，都成往事，但是世人不斷追求向上向善和平持正的德性，却是長遠不變，正因此不變，社會的進化、文化的進步、國家的興盛，才有可能。

父親辭世，我遭此大故，原已極人世之難堪，但是我常到慈湖守靈，每在黃昏，長立靈前，覺人天雖隔，而父子心靈相通，或午夜夢回，恍若父親依然健在，所以當我惶惑時，精神上覺得有所憑依；當我苦悶時，心理上覺得有所舒解。尤其有時穿着父親的舊棉袍，一股父愛的溫暖，頓時流遍全身。在失去慈父之後，我自己也覺得年事較長，對於舊時的友誼、感誼、世誼和童年舊事，記憶特多，這不止是由於親情流露的移情作用，也是人情的直覺吧！

去年我在「守父靈一月記」中，曾記了一段話：「父親啊！慈湖山水是如此寧靜，有時亦會感覺孤寂，但父親精神並非『孤單一人』，父親生命和事業，將永遠活在億萬人心，為兒者當常來此探望瞻依，來此住宿，一如父親在世之時。而無數人羣會來向領袖哀弔致敬！望我父親靜靜安眠！」的確，父親停厝慈湖，是不寂寞的。如張大千先生在農曆去年除夕，抱病回國，第一件事即是趕到慈湖致祭，淚眼潸潸，久不忍去，並且細察陵寢山水，以數日之力，繪慈湖圖，以志追思，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和大千先生一樣表示誠敬哀念的人士，所以前來謁陵的同胞，每日二三千人，假日則萬餘人，友邦人士和海外僑胞，一入國門，立即來慈湖陵寢展謁，進入靈堂，都肅穆誠敬，一片哀思；臺灣海峽風急浪高，也阻隔不了大陸同胞對於領袖的懷念追思。領袖的遺愛入人如此之深之切，領袖是不寂寞的。

每當靜坐，就會想到父親的聲音容貌，想到父親對我訓勉的一言一語，無不有深遠的哲理——要我堅強挺立，不為外勢外物所移；要我為民服務，一切以大眾利益為先；要我理解「以國家興亡為己任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」的道理；要我「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，所作所為，皆要本乎至誠。」

今天靜坐梅臺，又想到去年在此的一段記事：「青山高峯，蒼天白雲，余心戚戚，然頗有『境與神會、智與理冥』之感。離開梅臺，此心仍覺依依，擬名臺上之亭為思親亭。」此刻追憶父親的庭訓，我將如何以報親恩，以慰父靈，以報答同胞同志的厚望呢？青山高峯，蒼天白雲，思親之念，泫然泣然，不可稍止，作「梅臺思親」一文，以記永恆的追念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八日